

## 美成空间访谈 | 郭冰心：自然而然地就来到了这个地方 (2021)

来源：美成空间

郭冰心个展“近距离”正在美成空间持续进行中，这场展览展出了她在2020年12月至2021年1月期间的创作，在被自画像、花卉和手套三种对象所填满的展厅内，观众感受到来自艺术家的充沛情绪。借着此次展览的机会，我们与艺术家一起聊了聊创作及其他。



郭冰心在其位于上海郊区的工作室内

Q：你是什么时候开始接触绘画？可以请你回忆下你接触艺术到成为职业艺术家中间的过程吗？

郭冰心：小时候喜欢画画，喜欢做手工，父母给我买材料发现我收到后挺开心的，并且持续使用它们，他们就继续给我提供材料，穿插语言鼓励，这种行为的相互反馈让我觉得自己好像很喜欢，并且做得还挺不错。中学时接触系统绘画学习，再到考前班、大学，随着时间的推移和学习的经历，我发觉自己想要把时间尽可能多地投入到创作上，直到研究生毕业前夕，我在心里默默做了决定，毕业之后把全部时间投入创作。

Q：你曾提到过，大学时你选择美术学是因为这样就没有人能够干涉你绘画，那么在绘画方面是如何摸索的？

郭冰心：研究生时选择了理论专业，是因为不想有导师来指导我的创作，因为本科毕业创作时是有导师的，在还没真正开始创作时先要把方案给导师看，就像芽还没发出，就先要被修剪，和我本性不符合，直到现在我的作品也都不做小稿，没有起形（对画面的设计）这个环节。

我是比较幸运的，也是比较任性的。高考培训班时流行临摹考试风格的水粉册子，我临摹过几幅就开始自己去写生。那个时候就开始倾向于写生，大量的练习让我找到了自己的表达方式。其实一开始也被老师说，但我不喜欢临摹，这种不喜欢并不是单纯的自我的反感情绪，而是因为我尝试了却做不了，我认为那样做使我很痛苦，相比较而言我更倾向于去克服探索带来的磨砺，而不是模仿的痛苦。

Q：聊到具体的绘画，你所选择的对象，比如花、手套、肖像、咖啡杯、口红，甚至柿子的不同角度，它们应该是你生活空间里不经意一瞥就可见之物。对象的选择有什么考量吗？

郭冰心：大部分都是跟我有关的东西，我经常见的离我又近的。



郭冰心 2020.7 2020 布面油画 174 × 220cm

Q: 反复地去描摹它们, 是出于表达的需要, 还是每次都会携带着不同的情绪重新投入, 像对待一个全新的对象一样?

郭冰心: 对象在变化, 我也在变。我们“不能双脚踏入同一条河流”, 画完它就不存在了, 再画就又是另一个东西了。

有些人出去玩, 喜欢刷景点, 到此一游就好了, 但是有的人喜欢一个地方, 他(她)就会反复地去, 他(她)不是一种猎奇的心理。我也并不只是瞬间对一个物体的外形感兴趣, 就只画它一次, 引导我的是一种深深的吸引, 吸引存在的话我想要画它的欲望就是反复的。

Q: 你似乎采取了微观的视角, 如此次策展人莫妮卡所提的展览名称“近距离”, 让我们以微距的方式去观看你把一个物品本身和它所携带的某种气息放大(尺幅也都很大)。

郭冰心: 因为我有大画布了呀。(笑)画的大可能因为它们占满了我的眼睛, 观看一个东西的时候我比较专心。在画的过程中我没有考虑太多, 只是单纯地把我看到的东西画出来, 比如说要用什么颜色这些问题我都没有考虑过, 身体已经有了记忆和行动的能力, 我不要用脑子操控他们。为什么这样画? 是因为我看见了感受到了传达到了手上, 再通过材料, 它是一个非常快速的过程, 从眼睛到大脑再到身体, 可能就是这样一个机制, 而不是纯粹的依靠大脑思考。



郭冰心 唇膏 4 2021 布面油画 170 × 200cm



郭冰心 咖啡杯 1 2021 布面油画 183 × 200cm

Q：你存在恋物情节吗？你的绘画使我联想起日本“物哀”文学，面对物的真情流露，把万物放在心里细细品，懂得事物的情致。

郭冰心：会迷恋，但我也很能够接受他们的离去、消失。当我拥有它的时候我特别珍惜，如果没有我会说服自己无所谓的，都有自己的路，不要把它看得太重，包括作品也是这样的。

Q：你的《自述》里曾提到有许多情绪会在绘画过程中产生，这种情绪会具体地体现在你的绘画上了吗？比如笔触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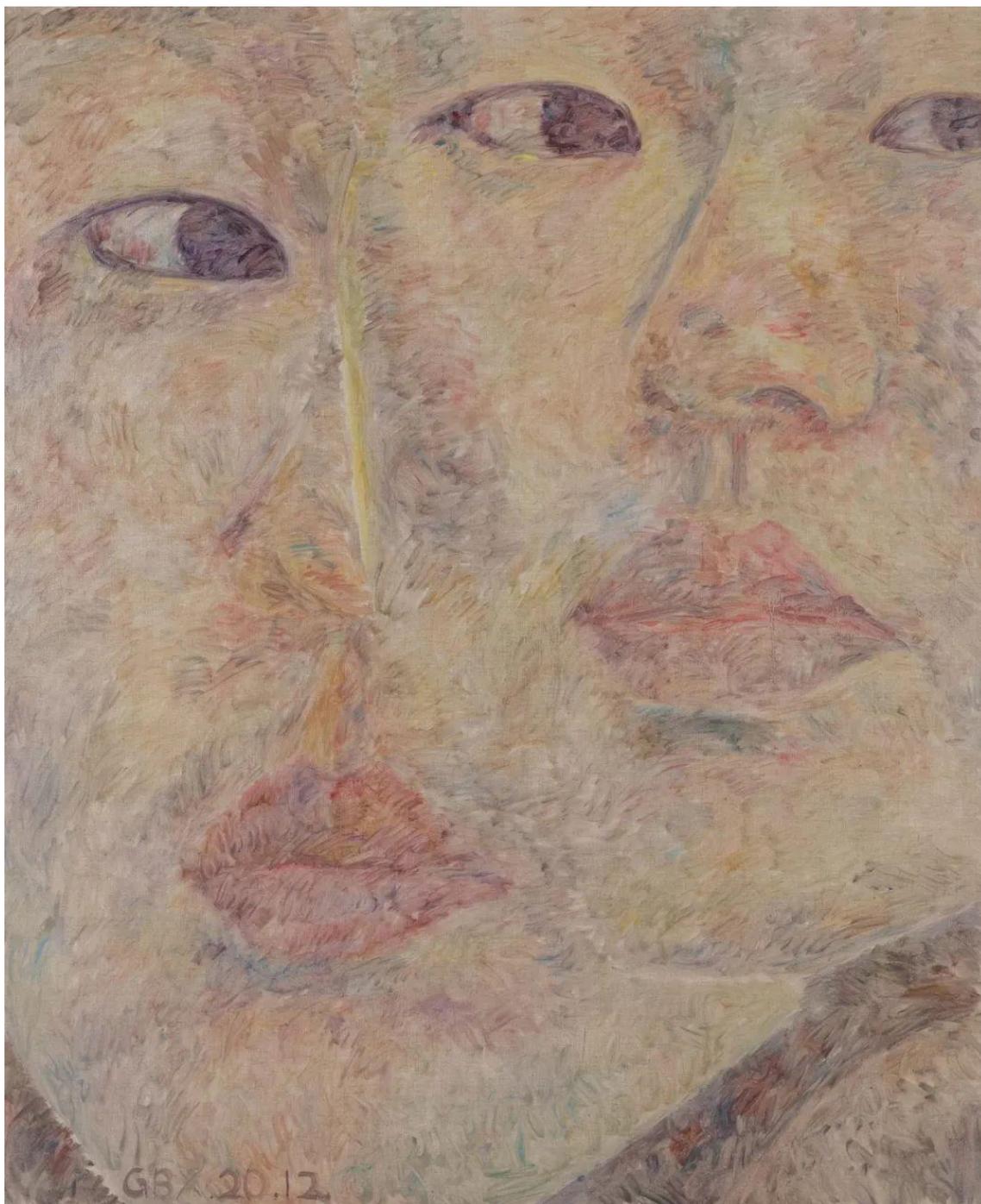
郭冰心：我觉得会有的。绘画行为发生的时候我有那样的情绪，它肯定通过一些微妙的东西存在笔触里，存在画布里。

Q：自画像中，严肃的、清冷的、克制的、似乎带着点审视意味的眼神是从一开始就出现的吗？她代表着你的一种态度吗？变形、重复是受到碎掉的镜子影响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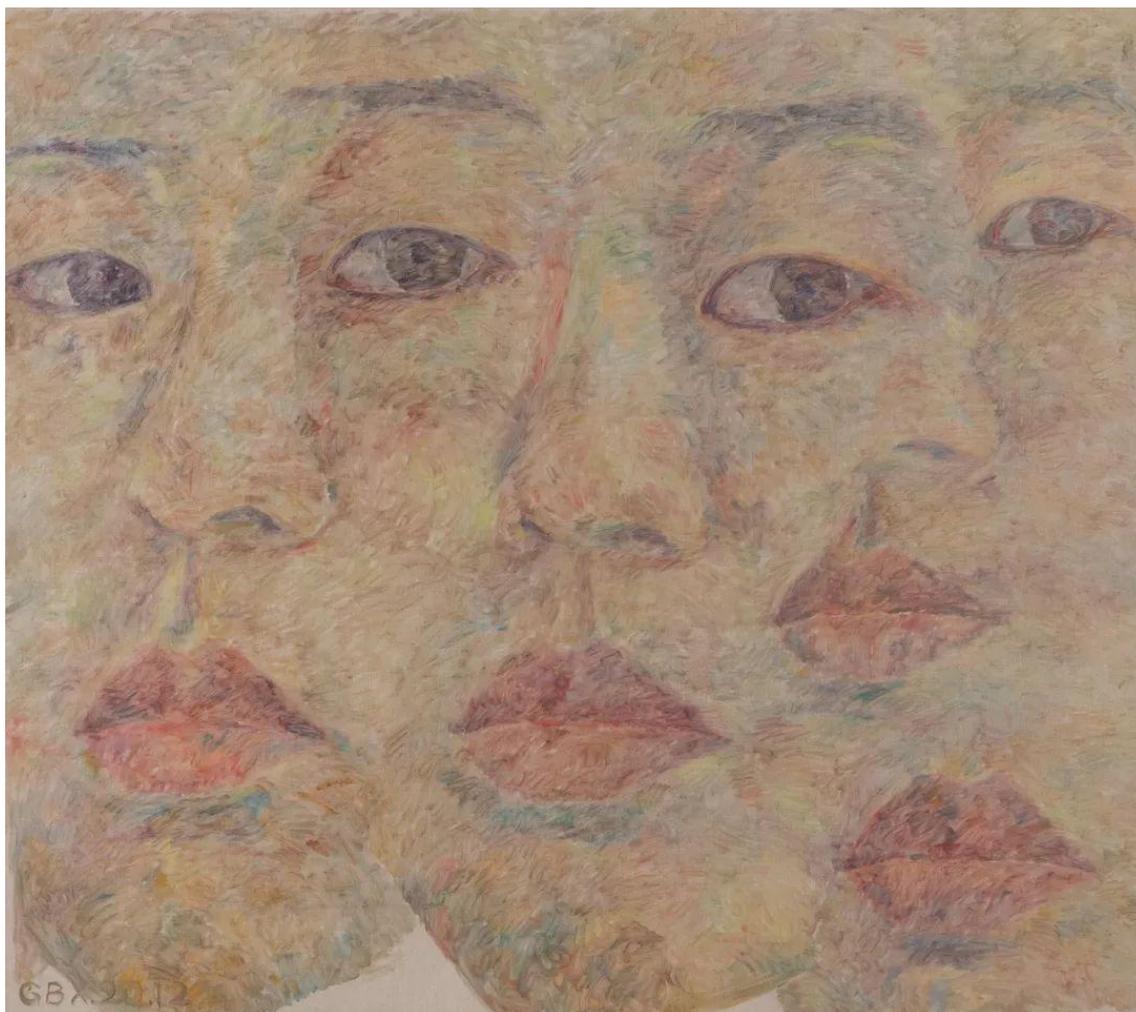
郭冰心：前几天和罗菲聊天提到他看到我在 2012 年时画的第一张自画像好像就是这样的，因为看着镜子再看画布基本上都是这样的眼神。

人的情绪是表层（流动、变化）的，包括我们在浮现在脸上的情绪也是表层（流动、变化）的，所以我觉得没有必要去刻画太多看起来非常明显的情绪。人们在大部分的时间里都是这样的日常状态，它其实是一种无状态的状态，没有任何表情的。

如果从形象上来讲的话，别人会说你画的是郭冰心，一幅画上有多个郭冰心，但我画的不是一个名字和代号，而是当时的郭冰心所传达的一种状态。因为在画的时候我看到的是镜子里一点一点的局部，镜子里的人动了就动了，没有必要追求它的完满，所以她甚至不是一个完整的形象，她是无数的瞬间构成的过程。但我们人有一种自我圆满的功能，当我们画一个圆圈，看到它是一个圆，有时候画一个带缺口的圆，我们仍然会认为它是一个圆。经验会补偿很多东西，但那（圆）是错误的，反复使用经验会带来停滞。



郭冰心 脸 2020 布面油画 160×130cm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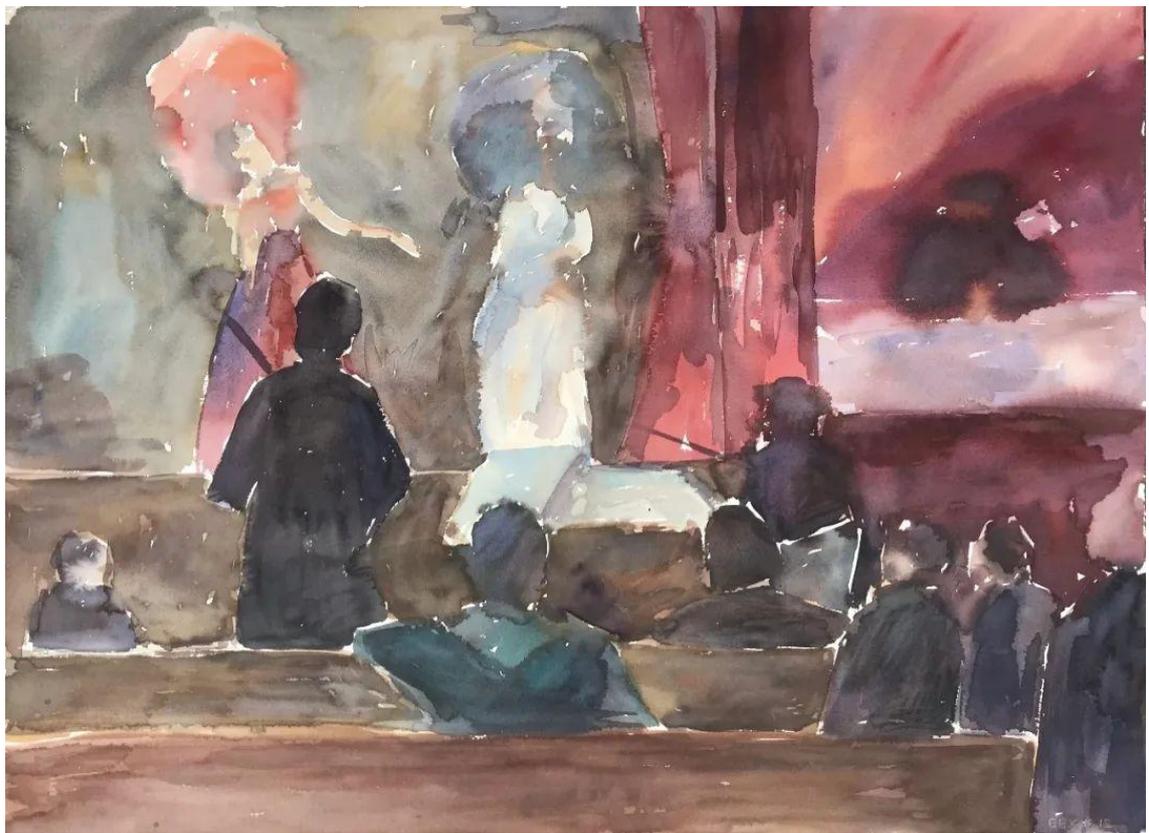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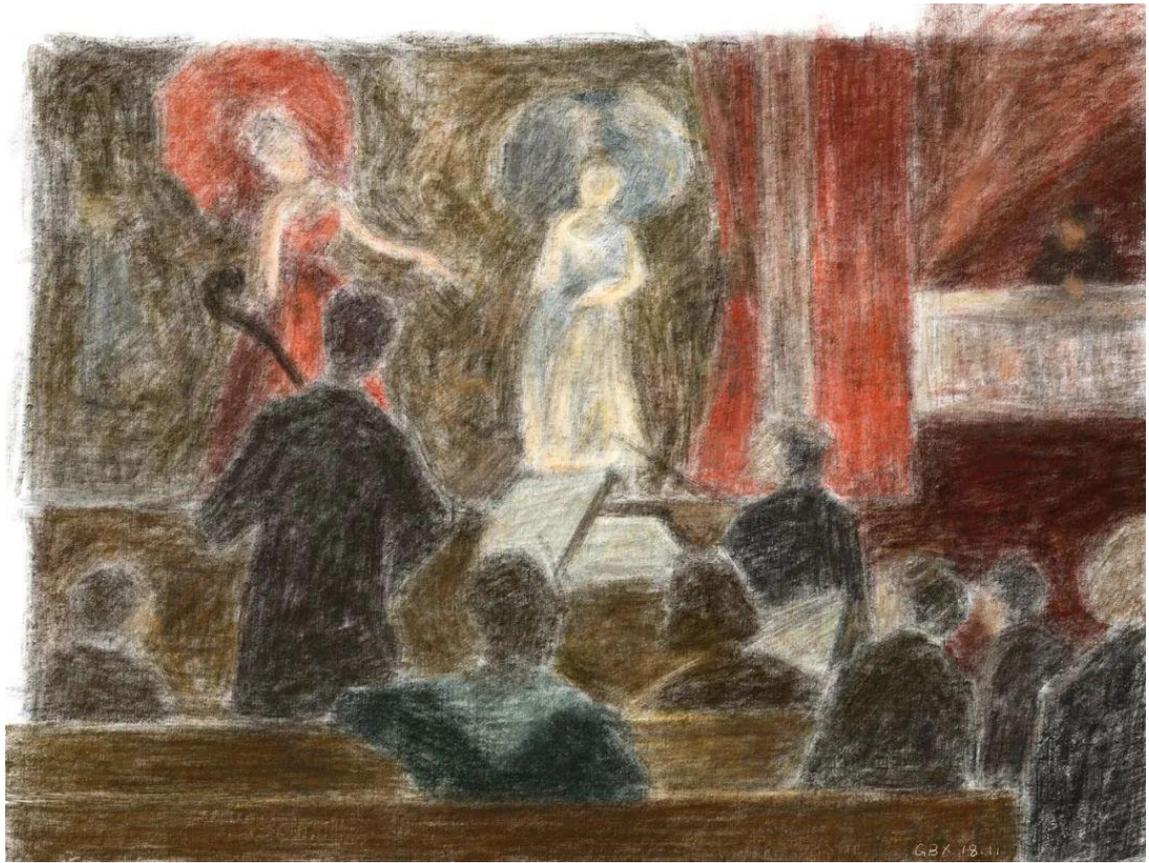
郭冰心 脸 2020 布面油画 180×203cm

Q：你在创作中没有用到经验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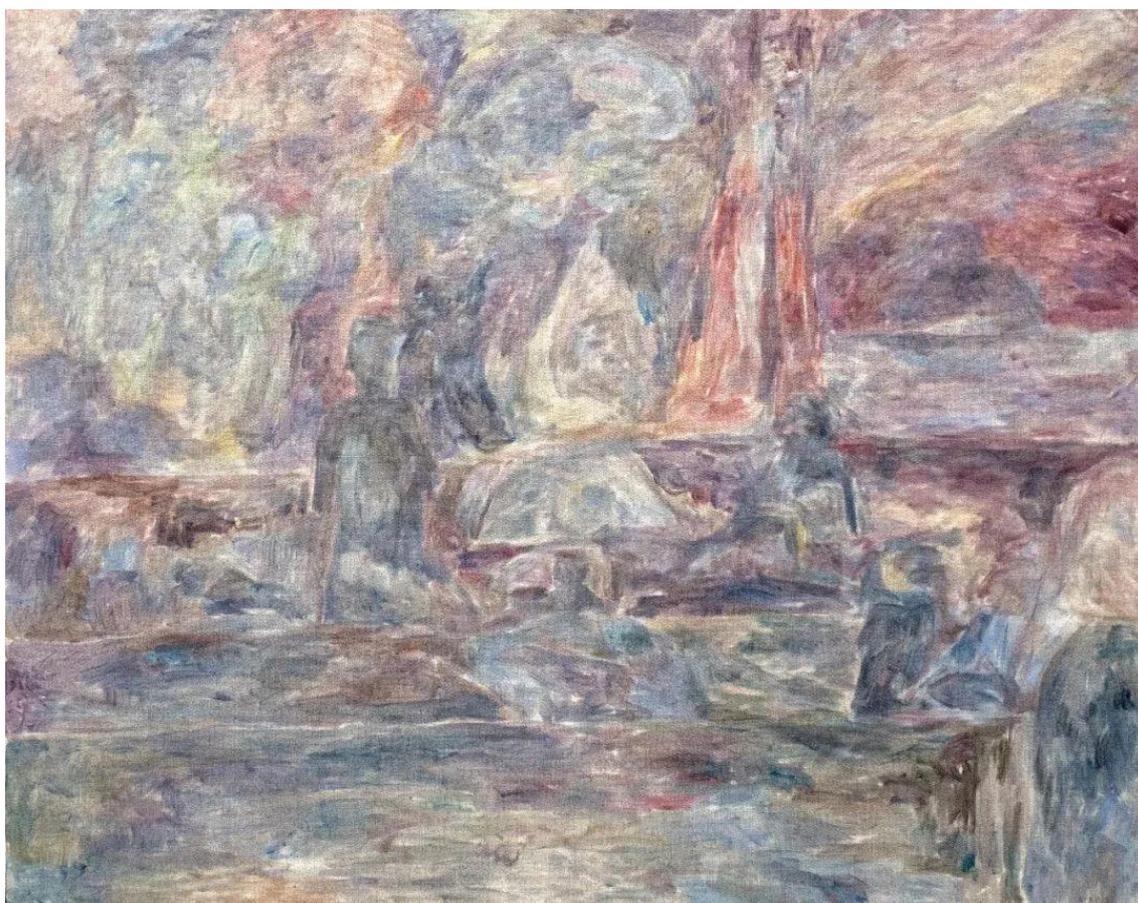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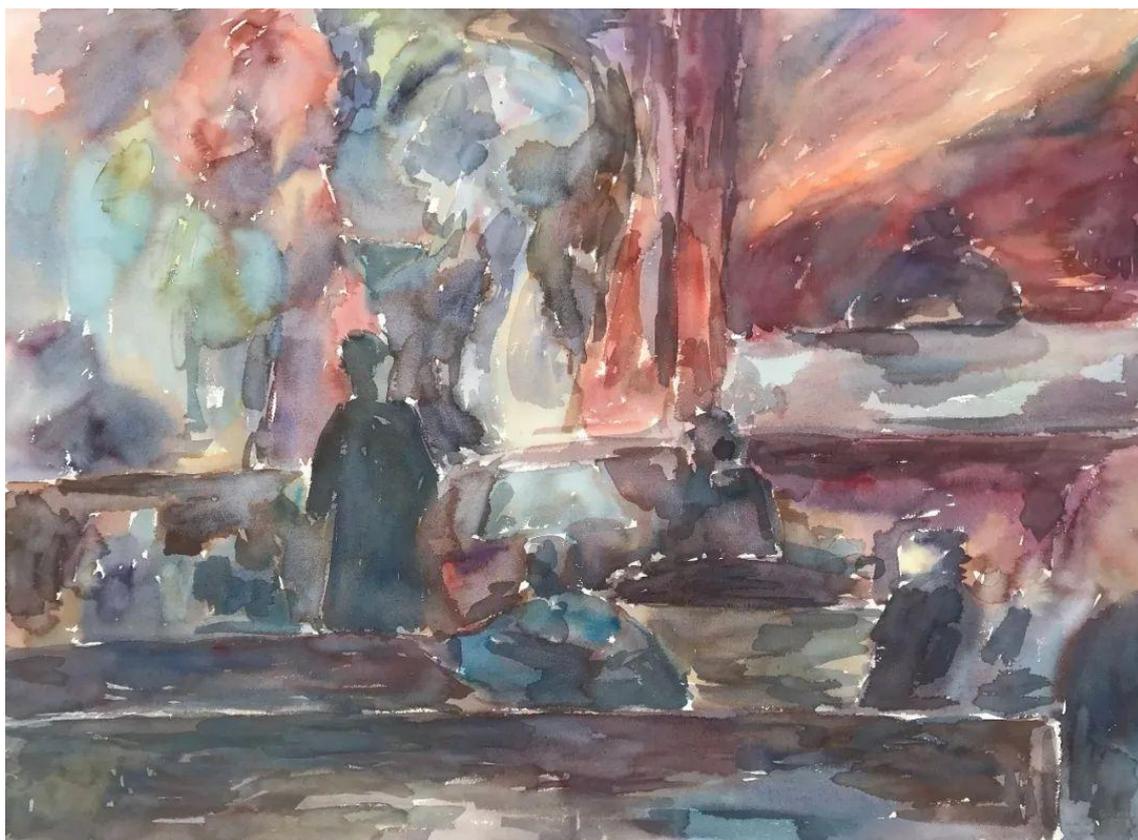
郭冰心：身体的经验也许有。但是我确认不是脑袋的经验，不是思考的经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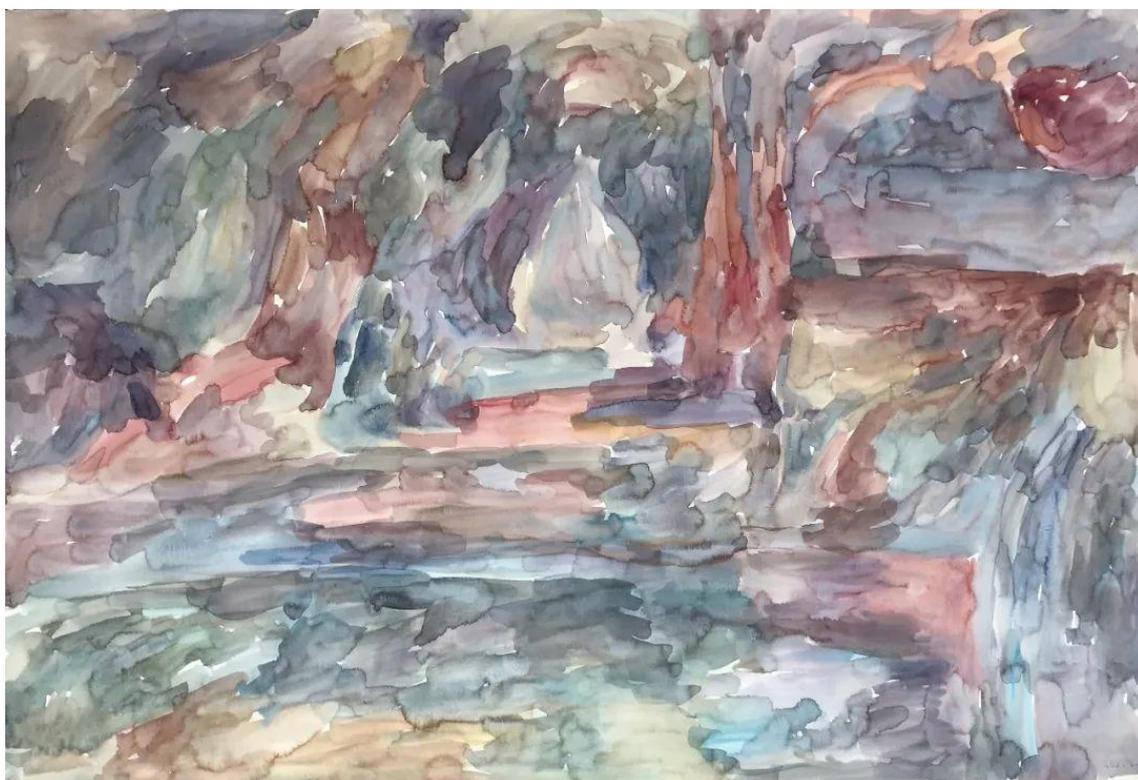
Q：你做过一系列《out of control》，在做这批作品是，是想寻找什么呢？或者说实验什么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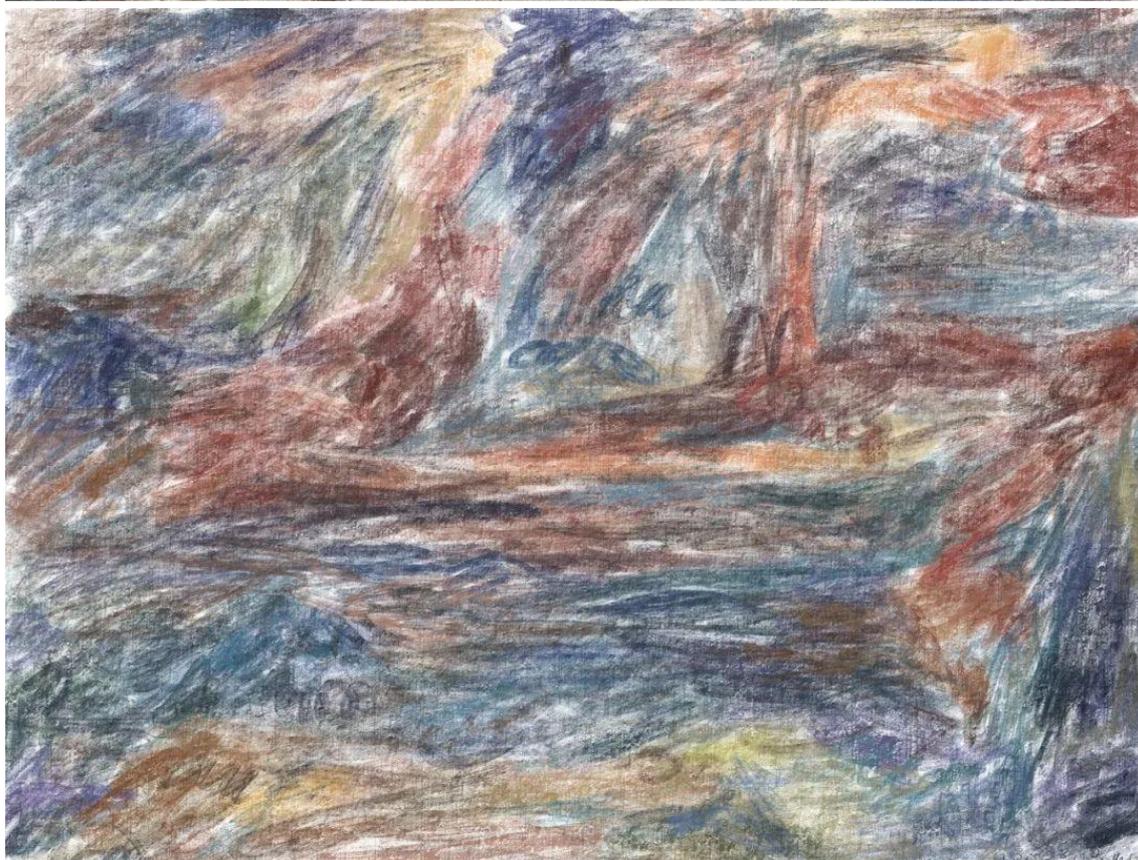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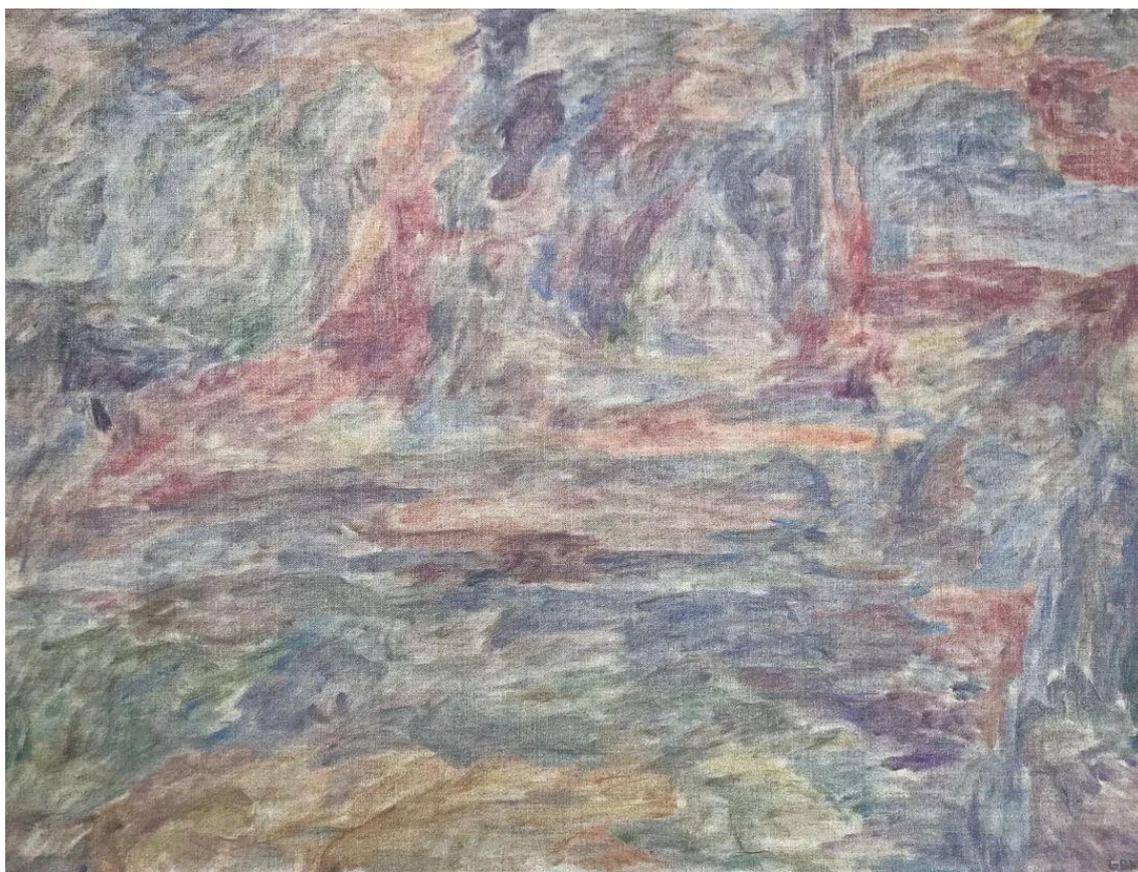
郭冰心：那是我比较明晰的一次对于计划的反抗。一切都不会在计划中按照计划去行走的，即使我们把目标定得那么紧，他仍然会有意外存在。计划是一种限制，计划就是把树的支叉砍掉，你只想要让它在某个枝干上生长，但是如果它生虫或者怎样，它就死了，就没了。











郭冰心 《out of control》 2018 综合媒介 （向左滑动查看更多作品）

Q：在 2020 年你做了一批陶土作品，他们多是一些身体部位，做这些时在思考什么？她和平面的绘画经验相比，有什么不同的感受？

郭冰心：那是去年夏天还在疫情时期，上海热到站在工作室里画画汗就顺着腿向下流，我想轻松一点做些陶泥玩一玩。当时对这个材料还挺陌生的，刚上手时也不知道捏些什么就擀了一些小面皮，在上面画画。还是从最熟悉的入手，于是又都画成了自己。



Q：回到这次展览，据莫妮卡言，她特别选择的这一批作品是在两三个月之内完成的，在她看来这个阶段和其他阶段的作品有很大不同（画法上），你认同她的说法吗？具体的不同之处在于哪里呢？

郭冰心：如果不是莫妮卡讲到它一直在变化，我自己是感受不到的。如果没有这个展览，我可能还在继续画，作为一个经历者我很难明确地发现它们的变化。

Q：看到镜子出现在展厅里有什么感受？

郭冰心：只是感到很熟悉，在工作室时每天都对着它。这其实是意外碎的镜子，扶起来能用就接着用了。后来因为我经常发照片，这块镜子反复出现在画面里，很多人问我是不是故意

打碎的，问得多了，去年夏天我就在镜子上签了个名字，并且签了当时的月份，成为了我的“作品”。这种误解很有趣。

Q：在布展上，自画像和花系列以穿插并置的方式在展厅出现，你如何看待这种并置？

郭冰心：我很喜欢莫妮卡的想法，她的直觉很强大。我从来没有考虑过这些画怎么摆放的问题，但她选择的这种方式让这些东西突然之间就有力量了，新的力量。

莫妮卡前几天跟我讲她写文章和我画画的方式差不多，都是不做计划的，凭感觉一下子就出来了。她不强迫自己为谁而写，想做时才做。我画画也一样，它是天然地、真实地，不是我主动去做这个选择，而是自然而然地就来到了这个地方。

原文链接：[https://mp.weixin.qq.com/s/yIn\\_HMGCg4-S9i8ooUP73g](https://mp.weixin.qq.com/s/yIn_HMGCg4-S9i8ooUP73g)